

CTHULHU MYTHOS

克苏鲁神话

(美)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程凯君 范端译

下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上架建议：奇幻小说

ISBN 978-7-5624-6598-0



9 787562 465980 >

定价：64.00元（全两册）

克苏鲁神话

Cthulhu Mythos

[美]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著
程闰闰 范娟 译

(下)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苏鲁神话: 全2册 / (美) 洛夫克拉夫特
(Lovecraft, H.P.) 著; 程闰闰, 范娟译. —重庆: 重
庆大学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624-6598-0

I. ①克… II. ①洛… ②程… ③范… III. ①神话—
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3228号

克苏鲁神话 (下)

【美】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著

程闰闰 范娟 译

封面插图: 林端 内页插图: 陈华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曾滢媛

责任校对: 谢芳 责任印制: 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234千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598-0 定价: 64.00元 (全二册)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印斯茅斯镇之阴影	1
魔屋梦魇	80
疯狂山脉	119
敦威治恐怖事件	234

印斯茅斯镇之阴影

—

1927年冬季，针对马萨诸塞州境内古老的印斯茅斯港口出现的某种情况，联邦政府派出了大量的人员，展开了一系列的秘密调查。公众最先是在二月份得知此事。当月，政府下令在印斯茅斯镇进行一系列的突击和逮捕；随后，政府采取了一些安全有效的防范措施，又对建在海滩周围的房屋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焚烧和爆炸——据说那里鲜有人至，大量房屋早已近乎坍塌，内部也已被虫子啃蚀，空置在那里。一些市民不愿意对此事继续深究，只是把这次的政府行动当作是抵抗酗酒行动中的一次重大突击，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还是有一些市民对此事抱以极大的热情，极度关注此事，他们怀疑这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投入异常的警力，以及涉案犯罪人员的就地处决等一系列行为。新闻媒体报道了这样的消息：此次的案件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甚至没有对犯罪分子进行明确的指控；之后，也没有人在国家正规的监狱里见到过此次涉案犯罪分子中的任何一名。关于此事，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涉及疾病、集中营以及分散关押在海军和陆军监狱中的说法，大多的言论都模糊不清，最后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定论。印斯茅斯这个港口城镇也因为此事人口剧减，现在才慢慢显露出人口复苏的迹象。

社会上的很多自由团体组织，针对此事向政府进行了抗议。政府便与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

会谈，从他们中选出了少数的代表，送往某个营地或是监狱去查证事件真伪。结果是，这些社会团体在此之后就集体沉默，不再深究下去，这一结果使公众感到惊异。在报界工作的人员一向都很难应付，不过到了最后，好像连他们这些人也都大多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对此事不再进行大肆渲染。只有一家报纸在相关的报道中提到，一艘潜水艇深潜海下，向位于魔鬼海礁一侧的海底深渊发射了鱼雷。这是一份小报，办报方式超出常规，所以公众对这家报社的报道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据说这条新闻报道是从一些海军士兵们经常出没的场合收集而来的。报道描述的情形也太过牵强，从那片低矮的黑色海礁到印斯茅斯港口足足有一海里半的距离。

居住在周围乡村和邻近城镇的人们，私底下相互交流过此事，却很少有人向外界透露与此相关的任何事。近一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谈论着印斯茅斯镇的缺乏生气和荒凉，可是近年来迅速传播的传言才是最荒谬、最让人生畏的。但居民们已经从很多事情中学会了躲闪和回避，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施加任何压力来使他们对此事闭口不谈。此外，他们确实对此事知之甚少。因为印斯茅斯靠近陆地的一侧，与周边隔着一片宽阔的盐碱沼泽地，荒凉偏僻、人迹罕至。这种地理环境导致这一带的人们很少去印斯茅斯镇。

但是，我还是打算打破这种禁忌，不再对此事继续保持缄默。我确信政府那次行动相当彻底，如果我讲述一小部分那些惊恐万分的政府人员在印斯茅斯镇所发现的东西，我想除了会让人震惊而且滋生厌恶之外，应该不会对公众造成巨大的危害。另外，针对在那里发现的那些东西很可能会有多种解释——即使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对这整个事件的了解有多少，也可以找出很多种理由来说服自己不再对此事深入探究，但我对此事的了解比其他任何一个外行人都要多，而且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否则我将永远置身于惊恐之中。

1927年7月16日的那个早晨，我近乎于疯狂地从印斯茅斯镇逃离出来，并恳求政府去那里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才引出了后面的一系列新闻报道。在这个事情刚发生、还不能对事件下出定论的时候，我很愿意对此保持沉默；既然现在它已成为了过去，公众对此事的兴趣和好奇也已消失殆尽，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把自己在那个海港小镇几个小时内所经历的恐怖情形讲述出来——那是一个充斥着死亡和邪恶的地方，那个小镇被一片神秘的阴影所笼罩，并由此滋生出了骇人的传闻。纯粹的讲述有助于我身体机能的恢复，也让我从心底感到安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屈从于传染性梦魇幻境的人。这些促使我抛开恐惧，下定决心往前迈出一步。

第一次，迄今为止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印斯茅斯镇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那时，我正前往新英格兰旅游，庆祝自己的成年，观光、古文物研究以及追溯家族渊源是我的主要安排。我计划从古老的纽伯里波特直接去亚卡汉姆，我母亲的家族就是在那个地方繁衍的。我没有汽车，所以一路的旅程只能依靠火车、电车和马车这些交通工具，而我又总是会尽可能地去寻找花钱最少的路线。到达纽伯里波特之后，当地人告诉我得搭乘蒸汽式火车去亚卡汉姆；当我去当地火车站的售票厅询问票价后，不禁为这趟列车过高的票价而隐隐为难；就在这时，我第一次听到印斯茅斯这个地方。那个身材矮胖、一脸精明的售票员和我交谈了几句，听他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看样子，他对我力图省钱的想法深表同情，就给我提出了一个省钱的建议。我之前也向其他人打听听过，却没有人提到过他的这个建议。

“我想，你可以搭乘那辆旧班车，”他迟疑地说道，“但是在这附近一带，没多少人愿意乘坐。它途经印斯茅斯镇——你可能已经听说过这个地方——所以人们都不愿意搭乘这辆车。一个叫乔·萨金特的印斯茅斯人在运营它，但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拉到过客人，我猜想在亚卡汉姆那边应该也是一样。唉，真不

知道他怎么还能经营得下去。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卖的车票很便宜吧，不过每次在车里也只能看到两三个乘客——都是印斯茅斯的当地人。如果那辆车近期没有更改时刻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在早上十点和傍晚七点出发，一天发两次车，从广场始发——就是哈蒙德药房前面的那个广场。那辆车看起来很破，我从来没有上去过。”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阴影笼罩的印斯茅斯镇。只要一般地图上没有标注过或是在近期的旅游指南中没有描述过的城镇，听人提及时，我都会对它们产生极大的兴趣；况且售票员说到印斯茅斯时，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古怪的神情更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认为一个小镇能激起邻近地区居民如此厌憎的情绪，肯定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值得游客关注。如果它在亚卡汉姆的前一站，那么我就中途下车在那个地方稍作停留。于是，我就向那个售票员询问了一些与印斯茅斯相关的事情。他的神色凝重起来，用一种略带优越感的语调，向我讲述一些他知道的事情：

“印斯茅斯镇？嗯，那个镇很奇怪，位于马鲁克赛特下游河口，过去那里曾经是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港口城市，不过那已是1812年战争之前的事情了。在持续了一百年左右的战争之后，那个城市就彻底垮掉了，好好的一个城市被弄得支离破碎。那个地方现在没有通火车，因为‘波士顿—缅因’线路不从那里经过，从罗利到那里的铁路支线多年以前也已经废弃了。”

“我猜想，那里的空房子可能比当地的居民都还要多，除了捕鱼和捕虾外，也没有什么生意可经营。那里的人大多都来我们这儿做生意，要么就是去亚卡汉姆或是伊普斯威奇谋生。以前那个地方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工厂，现在差不多都没有了，只有一家冶金厂还在半死不活地支撑着。”

“不过，说起来，那家冶金厂以前的规模可还不小，厂主是一个叫玛什的老头儿，据说他富得流油。那个老头儿很奇怪，常年都待在家里，很少出来走动。有人说他在晚年患上了一种皮肤

病，也有可能是身体出了什么异常，所以不能见光。早些时候，他的祖父奥贝德船长创办了这个冶金厂，他的母亲好像是个外国人，也有人说是从南海岛屿那边过来的，他在五十年前迎娶了一个伊普斯威奇姑娘，这件婚事曾在这一片儿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总是会刻意地避开印斯茅斯人，我们这里和附近一片儿的人总会竭力掩藏他们与印斯茅斯人的血缘关系。但我根本看不出玛什老头儿的儿辈孙辈们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有人给我指过他们，想起来的话，我近来都没有看到过他儿辈中的那些年龄稍微大一点儿的人。至于玛什老头儿他本人，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起印斯茅斯那个地方。年轻人，你不要把这里的人说的话太当回事儿，像他们这些人啊，一般很难去认同一种想法，可一旦接受了，就会固执地一直坚守。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这里的人们都在谈论一些关于印斯茅斯的事情，大多都是在私底下闲聊，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我还看出来，他们这些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害怕印斯茅斯那个小镇。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可笑，说什么老玛什船长与魔鬼达成了交易，将小魔鬼从地狱带到印斯茅斯镇生活；要么就是说，有人在1845年前后，曾无意中在码头的附近撞见了某种魔鬼膜拜的邪恶仪式，还看见有可怕的祭祀品。我是佛蒙特州潘顿人，听多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对这类事情我不太会去相信。”

“不过，你还是应该去听一听一些老辈人是怎么描述海岸另一侧的那片黑暗礁石，他们称那处礁石为魔鬼海礁。大多数时间它都会露出水面，不会被淹没，但是你还是不能把它当成岛屿来看。传说，有时能在那处礁石上看到数量众多的魔鬼，它们张开四肢躺卧在上面，或是从靠近礁石顶部的各种洞穴中钻出钻进。那处礁石高低不平、嶙峋崎岖，在那一片海域曼延长至一海里多。在航海时代的晚期，船员们都要绕很远的水路，只为避开那里。”

“那些船员都不是印斯茅斯人，据说有一次老玛什船长选在夜间潮汐正常的时候，登上那片礁石，船员们对这件事情心怀不

满。或许老玛什真的上去了——因为我敢说——那片海礁的岩层确实很吸引人，也可能他去那里是为了寻找海盗以前藏在那里的赃物，好像还真给他找到了，不过我认为这种猜测不太真实。还有人说他在那里和魔鬼进行交易。我猜想，那片海礁原本只是一块普通的礁石，事实上是老玛什船长那个老家伙让它变得臭名昭著。”

“那是发生在1846年之前的事情了。之后，印斯茅斯镇爆发了一场大瘟疫，那场瘟疫夺走了镇上超过半数人的生命。他们也一直没有查明白，究竟是什么引起了那次瘟疫，我想很可能是航海过程中从其他地方带过来的外来疫病。当时那里的情形确实很糟糕，而且瘟疫还滋生了民众暴乱，发生了各种各样惨不忍睹的状况，我相信那些惨状也只发生在印斯茅斯镇内，应该没有蔓延到其他地方。遭过这一番劫难之后，印斯茅斯那地方已是乱糟糟一片，越来越让人心生畏惧，大多数人都不敢再去那里。有少数幸免于难的人们死也不肯再回到那里，直到现在也只有不超过三四百的居民还住在那个镇里。”

“但是，导致人们这种态度的真正原因是人种歧视，我不想去指责那些抱有这种态度的人。连我自己也对那些印斯茅斯人深恶痛绝，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听口音，你应该是西方人，但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我们新英格兰曾经有大量的船只出海，到达过非洲、亚洲、南海以及其他的任何地方，轮船经常会停靠在一些陌生的港口，船员们当然也见过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有时也会有一两个船员会将一些奇怪的人随船带回。你应该听说过住在塞勒姆的一个男人带回一个中国女人做妻子，你应该还知道科德角附近那一片儿居住着一群斐济的岛民。”

“嗯，印斯茅斯镇里肯定也有一些这样的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那个地方总是被一些沼泽地或河流与其他的其他地方阻隔，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事情的细枝末节；不过，老玛什船长在二三十年代的三次航海过程中，肯定随船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人，这件事大家都相当清楚。所以，今天的印斯茅斯人身上肯定带有

其他人种的血统——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这个，但是那种感觉总会让你觉得怪怪的。如果你搭乘了这辆车，你就是在萨金特身上明显地感觉到一点，即在印斯茅斯本地人中，不少人的脑袋长得又窄又扁，鼻子塌在脸上，双眼凸出闪闪发亮，好像永远都不会闭上眼。而且，他们的皮肤也不大对劲儿，非常粗糙，上面还生有痂，脖子的两侧皱皱巴巴，堆满了褶皱。还有，他们年龄不大时就开始掉头发，慢慢变成秃顶；等到再老一些的时候，看起来就更糟了。事实上，我从没有见过那样的老头儿。我猜他们不是老死的，肯定是被自己镜子里的模样给吓死的！连动物都厌恶他们——在汽车出现在印斯茅斯之前，那里经常会有惊马的事件发生。”

“这附近的一带，还有亚卡汉姆或是伊普斯威奇的人们，都不愿意和他们那儿的人扯上什么关系。当他们来这儿或是有人想去他们那里捕鱼时，他们自己也会刻意疏远。说来也怪，这片区域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鱼，印斯茅斯海港那里却聚集了大量的鱼群——不过，你不要试图去那里捕鱼，那些家伙会把你驱赶出去的！那里的人过去经常坐火车来这里——步行到罗利，然后在那里搭乘火车来这儿——但是现在，他们都乘坐那辆车过来。”

“是的，印斯茅斯有一家旅馆，叫吉尔曼旅馆。但我想这旅馆不会好到哪儿去，劝你还是不要去那儿住。你最好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过夜，再搭乘明天上午十点钟的车去印斯茅斯，然后明天晚上八点钟，可以在那里搭乘晚班车到亚卡汉姆。记得是几年前吧，有一个工厂检验员曾经在吉尔曼旅馆住宿过，他对那个地方很是不满，好像是说那个地方住着一些怪异的人，而且那里大多数房间都是空着的。检验员住进去以后，听到了一些从另一个房间传出来的声音，他当时就怕得要命。在他听来，那些人完全是在用外语交谈，更糟糕的是，有时他们也会用英语说话。他还提到，那些声音听起来很不自然，就像喷溅出来的一样。于是，他当天晚上就没敢脱衣服睡觉，整整一夜等着天亮，第二天一大早就匆

忙地从那个旅馆离开。那些奇怪的声音几乎持续了整个晚上。”

“那个检验员，名字叫凯西。他说，后来那些印斯茅斯人一直密切地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好像是出于某种警惕。他还发现玛什冶金厂有些古怪，那个工厂很老了，位于马努克赛特河下游——他说的这些和我所听到的传言相差不多。据说，冶金厂的经营账簿一片混乱，根本就没有明确的交易明细记载。要知道，玛什家族究竟从哪弄到那些金子进行冶炼，这件事一直以来都很神秘。他们好像从来都没有购买过原材料，但是数年以前，他们竟然能用船运出数量惊人的金锭。”

“以前也有人说过，有时一些船员和冶金工人会悄悄地变卖一些古里古怪的外国珠宝首饰；也有人在玛什家的女人们身上看到过一两件奇异的首饰。所以啊，人们就这样推测：可能是老船长奥贝德在某个外国的港口，交易得来了那些东西，因为他总是成堆地订购一些玻璃珠儿和小装饰品。航海的人过去经常会用这些东西和所到之处的当地人交换货物；也有些人一直坚持认为，奥贝德在魔鬼海礁上找到了一个过去海盗窝藏赃物的地方。但是，这事说来也怪，你说老船长已经死了六十多年了，自从内战以来，印斯茅斯镇也没有大型的船只出海，可是玛什家族照旧不断地购买那些用于贸易交换的东西——他们告诉我，那些东西大多是一些用玻璃和橡胶制成的便宜货。说不定是印斯茅斯人自己喜欢这些小东西。天知道他们已经快变成南海食人族和野蛮人了。”

“1846年的那场大瘟疫，一定让那个地方最优质的血统彻底消失了。不管怎样说，那个地方现在的居民都让人生疑，玛什家族的成员和那里其他的富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刚才和你说过，我听人说那个镇里的街区不少，可是现在却只有不到四百来人在那儿居住。我猜，被南方人侮辱性地称作‘白色垃圾’的就是他们这些人——违法乱纪、鬼鬼祟祟，尽干一些阴暗的勾当。他们捕获大量的鱼虾，用卡车装运出去贩卖。那些鱼虾别的地方都不去，偏偏就往他们那片海域游？真是奇怪！”

“没有人了解他们那些人，州立学校的行政官员和进行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他们弄得很恼火。可以想象得到，任何进行探查的外地人，印斯茅斯那一带的当地人都排斥他们。我曾经听说不止一个商人或是政府人员在那个地方失踪，也有人说，有一个家伙去过那里之后就疯了，现在还在丹佛斯的精神病院里。肯定是他们故意弄出了什么可怕的情形吓疯了那个家伙。”

“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选在夜间去那个鬼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不想去。这附近的人可能会好意地劝你不要去那儿，不过，我想你白天去的话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如果你只是为了观光旅游，寻找一些古物，那么印斯茅斯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

所以，那天晚上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在纽伯里波特公共图书馆，查询有关印斯茅斯的信息资料。我试图向当地人询问有关的问题，在商店、餐厅、修车厂以及车站都试过了，却发现比售票员估计的还要难，他们对此都不愿开口。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等着他们克服本能的沉默后再开口告诉我一些相关的事情。被询问的那些人都带着一种隐晦的疑心，好像觉得凡是对印斯茅斯过于感兴趣的人都不对劲儿。我去了青年旅馆过夜，那里的工作人员听说我要去那样一个阴郁、颓废的地方之后，唯一做出的反应就是劝阻我不要去——和图书馆职员的态度完全相同。显然，在这些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的眼中，印斯茅斯只是一个过分堕落城镇的典型实例。

图书馆馆藏的《埃塞克斯郡郡志》并没有对印斯茅斯做过多的记载。只记录那个城镇建于1643年，在革命爆发前以造船业著称；在19世纪前期，当地航海业发展得极好，一片繁荣的景象；之后凭借着马努克塞特河流的地理优势逐渐发展成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城市。郡志中，对1846年的那场大瘟疫和由此滋生的暴动却用了极少的笔墨，就好像那些事情会让整个郡蒙羞。

对印斯茅斯镇衰落过程的记载也是只言片语，没有详尽的

描述。但是，后面的记录却隐含着重要的意义。在内战之后，整个印斯茅斯地区的工业运作仅限于玛什冶炼公司，除固定的捕鱼业之外，金锭的市场交易成为了主要商业贸易。随着渔业产品价格的跌落、大型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捕鱼业所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少，但是印斯茅斯海港附近海域的鱼群却不见减少，所以捕鱼仍然是当地居民的主要营生手段。很少有外地人能在那里安顿下来，有一些被小心翼翼掩饰起来的记录，证明了极少数的波兰人和葡萄牙人曾试图在那里居住，后来却以一种极为怪异的方式从那里逃了出去。

最引人注意的是，在郡志中也简略地提到了与印斯茅斯相关的那种奇异的珠宝首饰。很显然，这些珠宝首饰给整片地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亚卡汉姆的密斯卡塔尼克大学博物馆以及纽伯里波特社会历史学会的陈列馆里也收藏着这些珠宝首饰的样本。郡志中对这些首饰的描述并不完整，单调无味、平淡无奇，但是我却能从这些文字的后面，感觉到一种隐匿且持久的怪异。与此相关的一切似乎都显得如此的奇怪、刺激，这激发起我心中的好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是我想如果这个时间还能去参观的话，我还是要去亲眼看看收藏的那个样本。据说那件配饰尺寸不小，做工的比例也很特别，显然是一顶冠冕。

在我的恳求下，图书馆的管理员写了一张字条，把我引荐给历史学会陈列馆的领导安娜·蒂尔顿小姐，她就住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我简单地和她说明了情况，因为时间还不算太晚，所以那位和善的小姐把我领进了已经关闭的陈列馆内。馆内的收藏品确实很有名气，但依据我当时的心情，什么都没有去细看，就直奔到摆放在角落的一个展柜前，柜子里面就摆放着那件怪异的物件，在灯光的照射下闪耀出点点光亮。

我并不需要具备太多的审美意识，也能完全地领会到那件物件所散发出来的美丽。它被置放于紫色天鹅绒衬垫之上，散发

着一种奇异的光彩，梦幻一般的华丽，充满着异域风情。即使是现在，我都很难描述出那所见之物，尽管它就像郡志中记载的一样，很明显就是冠冕的一种。它的前部比较高，外围很大，显得很不规则，好像是专为一种呈椭圆的畸形脑袋设计。它的材质好像大多是黄金，在光泽度上却又显得暗淡一些，没有黄金那般闪亮，似乎是某种与黄金一样漂亮却无法辨识出来的合金。整个物件看起来近乎完美，单是研究这令人惊异的非传统设计，就会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它的外形设计中包含一部分的简单几何图形，还有一部分的海洋图案，以此为模制作出凸起的镂空浮雕。这外形上所体现的高雅做工以及精湛技艺几乎难以让人相信。

我越是长时间地盯着它，它越是让我为之着迷。不过，在它散发的魅力之中，我还是奇怪地隐约感觉到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很难辨识也无法描述。起初，我只是把这种不安的心绪归结于这件艺术品所具有的非尘世之物的特质。我曾经见过很多其他的艺术品，一些属于某些已知种族或国家的流派，另一些则是故意挑战已知艺术的现代主义流派。而这个冠冕却不属于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在它的身上明显地展现出某种成熟完备的既定技巧以及完美的工艺，而这种工艺技艺又完全不同于那些我曾经见过或是听说过的典型艺术工艺，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古老的还是现代的。这种工艺好像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源自于另外一个世界。

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安还有另一个缘由——可能同样地具有说服力——它源自于那物件奇异设计中的浮雕图案及数学上的精准程度。那种模式影射出时间和空间里遥远的神秘和难以想象的深渊，而且上面千篇一律的水域特性显得近乎邪恶，上面雕刻着一些传说中才有的怪物，显露了无稽的荒诞和怨毒的恶意。那些图案看起来像是一种半鱼半蛙的怪物，让人不由得想到常常萦绕在内心深处的虚假记忆，感觉极不舒服，就好像它们从身体细胞和组织的深处唤醒了某种影像。这种令人敬畏的影像记

忆功能，每个人生来便有，源自于古老祖先的遗传。有时，我会想象到这些亵渎神灵的鱼蛙身体上每一处的线条轮廓，它们无不充溢着那些非人类的未知邪恶所具有的根本特质。

蒂尔顿小姐在一旁给我讲述了这顶冠冕简略、平淡的历史——与它外观设计的奇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73年，在州立大街的一家典当铺里，一个喝得醉熏熏的印斯茅斯男人以一个不可思议的低价典当了这顶冠冕，后来他在一次斗殴中丧命。历史学会听说之后，直接从典当铺老板的手中把它买了过来，让它名符其实地陈列在馆内。在这个展柜上标注着“可能起源于印度东部或中国”，不过，这类归属只是假设的推测。

蒂尔顿小姐，对它的起源以及它为何出现在英格兰的种种假设进行了细致严谨地比较。她倾向于认为，这顶冠冕是老船长贝尔德所发现的海盗赃物中异国珍宝的其中一件。玛什家族一听说这顶冠冕被陈列在历史学会的陈列馆，就立刻找到这里并坚持以高价收购，尽管历史学会声明绝不出售，但是直到今天他们仍在坚持购买。这一情形更让蒂尔顿小姐坚信她对此物来源的这种看法。

这位善良的女士把我送出大楼时还和我说了不少事情，让我明白，这片地区里的文化人士普遍都认可这种私下的推测结论，认为这顶冠冕来源于玛什家族发现的异国珍宝。蒂尔顿小姐从未去过印斯茅斯，她本人对笼罩于阴影之下的那个地方的看法是：印斯茅斯是一个让人反感憎恶的地方，文化教养已经从那里的社区中渐行渐远，正在慢慢消失。而且，她还确定那里盛行着一个奇异的邪恶组织，它吞噬了所有的正统教会，部分地证实了传言中的魔鬼崇拜。

她说，那个邪恶的组织叫做“大衮秘令教”。毋庸置疑，在一个百多年前，正值印斯茅斯渔业日渐惨淡的衰落时期，这个邪教从东方流传过来的，类似于异教的组织，教内充斥着邪恶与堕落。在“大衮秘令教”的作用下，大量的良种鱼群突然到来，而且这种情形一直这样持续了下去。有鉴于此，这个邪恶的组织在